



今天就要

爆炸

今天就要爆炸

〔苏联〕尼·托曼 著

赵明 杜塞 华石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Н. Томан

ВЗРЫВ ПРОИЗОЙДЕТ СЕГОДНЯ

Госиздат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2

Н. Томан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ТИШИНЕ

Госиздат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2

Н. Томан

СИЛЬНЕЕ СТРАХА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 1973

责任编辑：李晓峰

封面设计：秦廷光

(苏)尼·托曼著 赵明 杜塞 华石译

今天就要爆炸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3千
1987年2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

ISBN 7-5366-0251-0

I·44

书号：10114·301 定价：1.0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三部中篇惊险小说组成。

《今天就要爆炸》:今天就要爆炸,但是,却迟迟找不到定时炸弹埋在哪里。城市的存亡,千百万人的生命,均系于工兵少校沃郁沃金一身。时间在飞逝,先难在迫近,死神在狞笑……

《发生在深夜里的事》:红军挥师西进,因情报失密而受挫。是敌人还是内奸盗窃了情报?阿斯塔霍夫大尉开始了紧张的侦破。他必须新的进攻发动之前,除掉这一隐患……

《胜于恐惧》:一所神秘的“学校”里,有一个来自国外的神阳人物,专门教唆青少年犯罪。误入歧途的少年米哈伊尔不畏死亡的威胁,协助保卫人员,摧毁了这所罪恶的“学校”。

目 录

今天就要爆炸.....赵明、杜塞译（1）

发生在静夜里

的事.....赵明、杜塞译（64）

胜于恐惧.....华 石译（134）



赵明 杜塞译

赫梅廖夫的警告

门口出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白发老头。他穿着一件帆布雨衣，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驼背，似乎肩上扛着力不胜任的重担。那张线条粗犷的大脸盘带着疲倦的神情。

“可以进来吗，德鲁日宁同志？”他问，声音低沉而微微有点瘥哑。

区党委书记望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还在战前他就认识赫梅廖夫这个老头了。

赫梅廖夫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桌边请求允许他坐下。

“行，请坐吧，”德鲁日宁一面好奇地打量着老头，一面回答道。

“德鲁日宁同志，我并不是到这儿来为自己辩解的，”赫梅廖夫激动地说。“虽然我知道，现在人们对我已不那么信任了。”

他边说边用一张大手帕把布满皱纹、晒得黝黑的额头擦了一下，喘了口气，然后稍稍把嗓门压低说：

“我是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来找您的……”

他停顿了一下，大概是为了集中思绪，又接着说：“是来警告您的。”

“警告？”德鲁日宁的眉毛猛地向上一挑。

赫梅廖夫镇定地对着德鲁日宁那逼人的目光说：

“我知道您刚从州里回来。也许还带有重要指示，是吗？”

“这与您的警告有什么相干呢？”德鲁日宁警惕地问道。

“有直接关系。你们大概很快就要重建克拉斯诺鲁德斯的工厂吧？可我要告诉您，其中有座工厂里埋着炸弹。”

“埋着炸弹？这是怎么回事？”德鲁日宁吃了一惊。

“法西斯在一个工厂里埋上了定时炸弹，”赫梅廖夫解释说。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

“请说吧。”

德鲁日宁拿出烟卷，递了一支烟给赫梅廖夫。老头客气地谢绝了。

“这么说，还和以前一样不抽烟？”

“对，还和以前一样，德鲁日宁同志。我是这样了解到法西斯的这一阴谋的……不过这一来，我就不得不告诉您我自己在那些日子里的情况了。您知道，我没有去参加游击队，而是留在了城里。德国鬼子大约看到我年纪已经大了，又是个非党群众，而且还有自己的私人住宅，就决定要收买我。他们建议我开个私人作坊或者到他们的警察局去工作。我不想在这儿说大话，当时听了这些建议，我并没有往这些鬼崽子们的脸上啐唾沫，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恪守中立而且生性好静。可实际上我多少帮助过当地的游击队……我给他们送过各种情报，完成过他们交给我的—些任务。如果游击队的队长和政委还健在的话，他们是会给我作证的……”

赫梅廖夫看了德鲁日宁一眼，苦笑了一下，又说：

“您瞧，我说过不为自己辩解，可还是没忍住。太难受了，德鲁日宁同志……唉，算了，咱们不谈这个……可当时德国鬼子老缠着我。特别是上尉格尔布斯特更卖劲儿。他住在我家里，在我面前装好人。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大爷，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应当适应新的秩序嘛。趁现在还来得及，给自己找个舒服的工作吧。’我一看事情不妙。要么为敌人服务，要么到森林里去。我把这一切报告了游击队政委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可他突然对我说：‘赫梅廖

夫，接受他们的建议，开个私人小铺吧，它能成为我们很好的掩护。我们把小铺作为一个接头地点……”

“但是立刻就发生了不幸的事。就在那一天，政委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显然没来得及把这个想法告诉游击队长，”赫梅廖夫换了口气，继续说。“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牺牲了，还感到奇怪：怎么没有一个游击队员到我这里来呢？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中了埋伏，牺牲了许多战士。那时我已答应了格尔布斯特，说我同意开个私人铁工作坊。格尔布斯特是个工程兵军官，指挥部给他的任务是组织机械作坊。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重建工厂。”

赫梅廖夫讲这一切时一直沉思地垂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突然，他好象猛地醒悟过来似的，低声问道：

“德鲁日宁同志，我是不是讲得太啰嗦了？”

“不，没什么，您接着讲吧。”

“就这样，格尔布斯特在给我资金开作坊之前，要我书面宣誓。他让文书把写着我与德军指挥部合作的文件给我念了一遍，又把自己的钢笔递给我。要不是政委曾命令我同意这一切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格尔布斯特的要求。于是我在文件上签了字……不过，希特勒匪徒很快就顾不得私人企业了。他们前线的情况急转直下，苏联军队的炮声越来越近。有天早晨，我们得知城防司令已乘着满载搜刮来的财物的汽车逃走了。其余的德寇也跟着逃跑了。只有几支小队和格尔布斯特的工兵连还留在城里。就在那天上午，格尔布斯特把我叫了去。

“赫梅廖夫，好象您在本地一家工厂当过工长，是吗？”
他问我。

“‘当过，’我回答。

“‘什么工厂？’

“‘卡冈诺维奇工厂。’

“‘好象这是本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吧？’

“‘是的，是最大的。’

“‘而且是俄国人将来首先要重建的工厂吧？’

“‘将来所有的工厂当然都要重建，’我说。

“格尔布斯特上尉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声叫道：
‘混蛋，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这个工厂会不会首先
重建？’

“‘我想会首先重建吧，’我不明白他问这干吗，就顺着
他说。

“上尉再也没有问我别的什么了，他披上雨衣，就和一
个德国军士走了出去。我等了一会也走了出去，跟在他们后
面，不过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们来到了卡冈诺维奇工厂。
我不敢跟着走过去，便在不远处一幢房子的废墟后面躲了起
来。大约过了十分钟，一辆载着德国兵的军用车开到了工
厂。我发现其中有常到格尔布斯特那儿去的上等兵施赖特
尔，便猜到这是格尔布斯特的工兵。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一些
木箱，这种木箱通常是装德国标准炸药的。于是我明白德国
鬼子要干坏事了，很想再跑近些看个究竟。可是，突然一只
结实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格尔布斯

特。

“天气这么坏，您干吗还满城转游？”他咬牙切齿地说，接着便吩咐他的一个部下：‘上等兵，把赫梅廖夫先生带回家去，把他锁在屋子里。’

“我一直被关到晚上。

“格尔布斯特回到家时虽已疲惫不堪，但仍面带凶相，制服上沾满泥土和石灰。不一会儿，勤务兵汉斯来找我，把我带到格尔布斯特的房间里。

“‘赫梅廖夫，’格尔布斯特恶狠狠地说，‘还记得我让您签字的那个文件吗？’

“‘记得，’我答道。

“那么，咱们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们打算给俄国佬留下点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二百公斤炸药。您要知道，我把您签字同意为德军指挥部服务的文件放到了一只炸药箱下面。假如有人找到我们埋的炸弹，那也就找到了那份文件。依我看，如果让炸弹按计划爆炸，那份将会玷污您名声的文件也就同时被毁掉了，这样对您会更有利。是不是？’

“‘是的，当然，’我只好表示同意。‘可是我连炸弹埋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它呢？’

“‘没关系，’格尔布斯特说。‘这您用不着知道。如果他们要搜寻这些炸弹，您只要设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利益。要知道，如果他们找到了那张字据，您可是要倒霉的。’”

“我们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格尔布斯特立即匆匆地写起什么来，我想可能是给城防司令写报告……”

没有写完的报告

赫梅廖夫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想喝点水。德鲁日宁递给他一杯水。赫梅廖夫喝了几口，用手帕擦擦嘴唇后，又继续说：

“这时城里的枪声已越来越密。突然，不远处爆炸了一颗手榴弹。勤务兵一面猛喊着‘俄国自动枪手！’一面往格尔布斯特的房间里跑去。上尉骂了两声，把正在写的一张纸揉成一团塞进了衣袋里，穿上军大衣，很快走了出去。勤务兵急忙提起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了。我也毫不迟疑地离开了那儿。我在板棚里藏着一支德国手枪。这时我便把枪取出来，检查了一下弹夹，便跑到街上去了。前面街口突然闪过两个人影。其中一个瘦高个，我认出是格尔布斯特。汉斯提着箱子紧跟在后面。他们是往城防司令部去，德寇撤退的最后一辆汽车在那儿等着他们。我立刻追上这两个法西斯匪徒，几乎没有瞄准就开了枪。格尔布斯特应声倒地；汉斯丢下箱子逃走了。我没有去追他，因为天已黑得辨不清方向了……”

“那格尔布斯特呢？”德鲁日宁问。

“格尔布斯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我弯下身去摸摸他的脉搏。脉搏已经没有了。我急忙去翻他的口袋，把里面所

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终于在一叠文件里找到了他给城防司令齐利赫少校的那份报告……”

赫梅廖夫停住了，沉重地喘了口气。

“报告里写了些什么？”德鲁日宁急不可待地问。

“什么都写了，就是最主要的没写……没写埋炸弹的地方。”

“那么，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写了炸弹的重量和预定爆炸的时间。”

“什么时间？”

“今年。”

德鲁日宁霍地站了起来。

“为什么您直到今天才来报告？”他警惕地问。

“关于有座工厂里埋有炸弹的事，”赫梅廖夫镇静地说，“我们的部队刚进城我就报告了。我甚至把格尔布斯特的这份报告也给了工兵部队的指挥官，我认为他们会用得着。”

德鲁日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分析所听到的情况。

“难道咱们的部队没有去寻找炸弹？”他走到赫梅廖夫的紧跟前，直视着他问。

赫梅廖夫连眼睛也不眨，极其镇定地回答道：

“寻找过。工兵部队的奥夫相尼可夫大尉去寻找过。他是个高高的、很漂亮的年轻人。他带着他的工兵把所有三个工厂都找了个遍，最后在卡冈诺维奇工厂下水道里找到了一枚炸弹。这以后我稍微放心了些，认为危险已经消除了。何况直到现在炸弹实际上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工厂已成了

一堆瓦砾。可今天，当我得知您从州里回来了，而且可能带着重建工厂的指示——城里早就在议论这件事——我又不安起来。我觉得除了下水道以外，法西斯匪徒还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也埋了炸弹。”

“工兵们在下水道里找到了您那张字据没有呢？”德鲁日宁问。

“不知道……奥夫相尼可夫从来没有对我谈起过字据的事。可能没找到……”

德鲁日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问：

“您能不能再多给我提供一些情况？”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德鲁日宁同志。”赫梅廖夫一边回答，一边从圈椅上站了起来。“如果您没有其它问题要问，我可以走了吗？”

“哦，那当然，您可以走了。暂时没什么问题了。”

舒宾的顾虑

克拉斯诺鲁德斯克区党委书记德鲁日宁早就急不可待地等着中央关于重建自己这个区的工厂的决定。现在终于等到了，却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意外的障碍！……他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用手指头敲击着桌子上的玻璃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打开通往接待室的门，对正在读什么文件的女秘书瓦丽娅·沃耶沃金娜说：

“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和你商量件事。”

当瓦丽娅还是小姑娘时，他就认识她了，因为她是他一个在前线牺牲了的老朋友的女儿。他总是象父亲那样亲昵地用“你”称呼她。

“瓦丽娅，法西斯匪徒刚离开，你不是就来到城里了吗？”瓦丽娅走进办公室后，他问她。

“是的，德鲁日宁同志。”

“听说过法西斯在工厂里埋了炸弹吗？”

“没有，没听说过。怎么，难道有这样的事？”瓦丽娅担心地问。

德鲁日宁简短地把自己和赫梅廖夫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同时严厉地警告道：

“这事不许向任何人讲！”

“我明白，德鲁日宁同志，我又不是小孩子。”

看到瓦丽娅的脸色变白了，德鲁日宁问道：

“你干吗这样着急？”

“能不着急吗，德鲁日宁同志！”瓦丽娅惊奇地望着德鲁日宁。“要知道，这事关系到克拉斯诺鲁德斯克各个工厂的命运，也就是关系到咱们大家的命运。没有这些工厂，城里的生活，整个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德鲁日宁安慰她说：

“别着急，瓦丽娅，没什么可怕的。即使真的在什么地方埋着炸弹，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它。今天我们就开始找，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重建工作。只是现在得给你添点麻烦。

请你给我搞一份原来在克拉斯诺鲁德斯克各工厂工作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和骨干工人的住址。明天就要。行吗？”

“行，德鲁日宁同志。”

区委书记笑着说：

“好样的，瓦丽娅！你回答得象个军人。这很好，要知道，我们现在是重建大军的战士，我们干什么都应该象打仗一样，迅速而准确！就这样说定了？”

瓦丽娅喜欢这位个子高大、精力充沛的书记。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埋头工作，而且也这样要求别人。可是和他一起工作却感到心情舒畅，即使干最困难的工作时也如此。

“那就再给你一个任务，”德鲁日宁愉快地说。“立即请舒宾大尉到我这里来。”

……半小时后，国家安全局区分局局长舒宾大尉来到了德鲁日宁的办公室。这是个又高又瘦、脸上轮廓分明的人。他和德鲁日宁打过招呼后，便目不转睛地瞧着对方说：

“我看，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吧，德鲁日宁同志。是什么重要的事吗？”他一面点烟，一面问。

德鲁日宁把从赫梅廖夫那里得知的一切全告诉了他。大尉全神贯注地听着，同时深深地吸着烟，并神经质地咬着烟蒂。他对赫梅廖夫的警告很感兴趣。当德鲁日宁讲完后，他问：

“那么，对这事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您认为这个老头子是不是在耍滑头？”

德鲁日宁没有立即回答，沉默一阵后，才若有所思地

说：

“也许没有多少理由可以信赖赫梅廖夫，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不是骗人。也可能真的是这样：老头子曾经极其秘密地帮助过游击队，这事只有一个人知道，而这个人又已经死了。要知道，本地游击队的政委确实是在城市解放前不久牺牲的。”

“这一切都对，”舒宾表示同意。“我承认有这种可能，但有一个情况使我不得不警惕。”

“什么情况？”

“赫梅廖夫跟您讲的这些，去年他就告诉过我，可关于炸弹的事他却只字没提，我觉得这很可疑。”

“我看这没什么可疑的，”德鲁日宁反驳道。“他不是说，那时候他认为没什么危险吗。”

“现在呢？”

“现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以前即使炸弹爆炸了也没什么危险，因为炸掉的只是些废墟，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我甚至认为，他那时可能还希望炸弹能爆炸，这样便可以毁掉那张会给他带来不愉快的字据。要知道，政委死后赫梅廖夫很难对这张字据做出解释。然而，当他听到工厂要重建，受到炸弹威胁的将不是废墟，而是工地上的建设者时，他就顾不得个人得失了，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苏维埃人。”

“也可能他不过是想蛊惑人心呢？”

“蛊惑人心？”德鲁日宁不解地问。

“是的，蛊惑人心，”舒宾又说了一遍。“赫梅廖夫可能是